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一一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馬二小弟

河曲後板灣人，四○年參軍，四六年曾從汾陽來家信一封，以後再無音信，望見報後來信，有知其下落者煩請代告。兄馬聰

路占興

（乳名）路小四則，現年二十六歲，原籍河南武安人，於三八年參加政衛五十二團，至今無音信，如見報速來信家中，如有知其下落者請函告，信寄臨縣五區㟨城鎮。胞兄路龍嚴

賀有慶找兒

（乳名得喜）大寧人，於三九年底參加九六旅民運隊，開找晉西北將近九年，音信未通，見報後即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煩請函告，信寄大寧城內觀音巷。父賀鴻德

尋驢啟事

敝院於六月十二日下午跑掉鐵色驢子一頭，十歲口，約高三尺五六，此驢常時向東而去，當晚神池鐵井老鄉還見，但未捕獲，敝院派員找尋迄今尚未追回，如有捕獲或有知其下落者，希請函告。晉綏軍區衛生部二野戰醫院

保德檢查備荒工作
佈置搶種補種秋田
可提倡蕎麥和小糜混合種，夏收後的水地，發動群眾盡量種糜穀，不要種菸葉等。

（保德訊）上月底縣府召集了各區幹部檢查備荒檢閱工作，提出目前搶種補種秋田的緊急任務。根據這次檢查，四區尚有五分之一土地未鋤種（主要原因是由於區幹部在搶種階段，錯誤地把工作中心放在發動「五借」上），其他三個區雖然地雖已大部下種，但出苗的尚不及三分之二，而且出土嫩苗又在紅日炎炎下，不斷枯死。苗子最好的如二區棗林溝有一千二百垧地，但能保住膩不死的只有三百六十多垧。對此種荒旱情況，一些幹部仍然無視它的嚴重性，抱着錯誤的心理，認為「過兩天下了雨就不致於遭年成」，有的說：「還要不收那裏收，別處一定會下雨。」可是一些群眾，見荒旱日益嚴重，恐慌異常，二區許多村群眾在已折除的龍王廟舊址上，殺豬祭神，一區趙家峁在村幹部領導下，又重建了龍王台。此次檢查會上，根據上述情況，嚴重的指出幹部必須認識荒旱對我們的威脅，一切要作最壞情況的估計，打消一切錯誤思想，目前應緊急進行以下工作：一、突擊搶種、補種秋田，使三分之一未捉苗的地補種進去，可提倡實行蕎麥和小糜子混合種的辦法，因蕎麥熟得快，有助於小糜的加速成熟，及收後的水地，發動群眾盡量種糜穀，不要種菸葉等。二、已捉苗者立即夏鋤，坪地用鋤，坡地可用手挽草，為補人力不足。三、和清理舊欠公糧、義倉糧同時應教育群眾打破單純依靠政府的思想，提倡過荒年的生活，並監視地主浪費糧食行為。（康海泉）

九分區某部擊退王曲搶糧敵
奪回麥子五十餘石
另部於墊堡附近殲敵三十餘

（新華社呂梁七日電）九分區地方武裝某部，於上月三十日在洪洞地區郭村、魏村（士門北十里），擊退由王曲（臨汾北二十里）出援搶糧之浮山敵「流亡武裝保警隊」一百餘，奪回麥子五十餘石，當即歸還原主。同時駐杜戍村（洪洞西南二十里）敵「保警隊」、「還鄉團」三百餘人，至四莊、長命（士門北二十里）搶糧，與民兵接觸，我某部隨即由郭村、魏村趕至長命東截擊，該敵發覺後，倉慌東逃，我猛追約八里，至墊堡附近，殲敵一部，計斃敵二十四名，生俘十二名，繳步槍八支，子彈八百餘發。

（新華社呂梁七日電）汾陽閻軍七十師二零八團一個營、二一零團兩個營及「植挺團」一個大隊，原踞在三泉等地據點依點搶糧，並於汾陽架通電話。但在我軍於文水孝義殲滅敵七十二師二一六團後，敵聞風喪膽，遂於五日上午倉慌逃竄。現該地區群眾正搶收夏麥中。（劉堅）

閻賊瘋狂搜刮民糧
太原糧荒嚴重

（新華社呂梁七日電）近日太原糧荒愈趨嚴重，糧價一日數漲，已超過上海二倍。閻賊近實行「平民經濟」與「簡化生活」，加緊搜刮民糧充作軍糧軍餉。所謂「平民經濟」是對糧食、麵粉、食鹽、布疋等四項生活必需品嚴加統制，不許人民自由買賣及運出城，其主要目的是搶奪民間食糧。其規定辦法為：「民間存糧要向官府報告，如官府認為超過所存之數，便「購買」轉售與指定的糧商，再憑配糧證去買，」實際得到配糧證的人民，不足登記人數三分之二，其餘三分之一的只好餓飯，且一轉手之間，人民吃虧甚大。搜刮食糧更惡毒的辦法，是所謂「簡化生活」，把飯分為三等，軍人吃頭等飯，米麵各半；軍政機關人員吃二等飯，米麵雜糧都吃；其餘的人吃三等飯，每月四天細糧，其餘的日子都吃雜糧。在閻賊瘋狂搜刮下，太原糧價暴漲已超過上海二倍，人民即使有錢亦無吃飯的自由。太原各飯店也無法營業，原有八十餘家餅舖，因買不到麵粉已關閉四十餘家，人民生活已瀕絕境，人民因違反「平民經濟」而受到處罰者日必數起。閻賊向太原人民廣播說：「我的話，聽也得聽，不聽時，懲罰也得聽。」懲辦的辦法是沒收，送法院，判徒刑。」閻賊猙獰面目可謂暴露無遺。（開）

密勒氏評論報認為
解放區實施土地改革
將決定中國內戰前途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上海美人主辦之英文密勒氏評論報於四月間發表「論中國內戰前途」一文，認為中國解放區實施土地改革，對中國內戰前途有決定意義。該文稱：民心的向背，乃是決定中國內戰前途的力量，中國共產黨所藉以生長的首要因素，是確實執行了把土地分給無地農民的土地改革，任何一處共產黨建立了政權的地方，他們就使農民得到土地，並使武力服從於民主政權，這樣，他們就取得了廣大地區農民的支持和響應。長期受賤踏的農民嚐到了滋味，並看到中共軍判鏈以前和以後的一切是怎樣不同。中共對政府（按指蔣政府）的挑戰，還不在於軍隊，而在於解放區人民的意向，這就是用武力和空洞宣傳所不能夠解決的，人民開始自己的合理要求，他們更看國民黨共產黨如何解決這些要求，來考驗雙方的是非，並決定自己的向背，而人民不但將決定國共兩黨的前途，並且將決定整個國家的命運。因此，內戰戰場的真正分界綫，是在這樣的：在一種地區，農民給自己種地，在另一種地區，給地主種地。

成都米騷動擴大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據塔斯社四日邊訊：中報報導：成都米騷動日形擴大。六月三十日，一千多最窮苦的男女擁衝入四川省政府，被警察阻隔。同日，另一部份群眾手執大書「飢荒」的標語牌，包圍該市市政府。

峪門溝逃出之煤工說：
閻區人民無法活下去

（陽曲訊）六月十七日三區沙岩村砍煤工人張駒則、張全喜三人從閻匪統治下的峪門溝煤廠逃回本村。據稱：峪門溝煤窯現已三十餘座倒閉，共除有四家的只留一二人看門，不出煤炭，工人們來及逃走者，全被閻逆抓去當兵。四區化七頭閻偽軍逼迫老百姓捏戰壕，人民服了苦役，使那一帶秋田很本未鋤，上，偶見一半塊麥地，還是比麥高，閻匪區群眾均感無法生活下去。他們常嘆氣說：一年半年要不見八路軍打來呀，都要把人拾死。（白玉山、牛拴貴）

前國民黨第三集團軍總司令
趙壽山將軍投奔解放區
決與我軍一道，為解放西北與實現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

（新華社晉冀魯豫六日電）前國民黨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趙壽山將軍，因反對蔣介石獨裁內戰，消滅異己，擺脫特務多方監視，已於日前轉輾抵達解放區，與前在洛寧、宜陽反對內戰起義的前卅八軍（趙曾任三十八軍軍長）五十五師孔從周將軍、十七師劉威誠將軍等，重聚團聚。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薄一波、軍區副司令員滕代遠、王宏坤均親往歡迎；剛由前線歸來的劉伯承鄧小平兩將軍，亦前往慰問。趙將軍對過去三十八軍在蔣介石消滅異己政策下所受種種壓迫，表示非常憤慨，而對起義後成立的西北民主聯軍三十八軍目前在解放區軍民全力幫助下所獲得發展與壯大，則感到無限的安慰。他說：今後西北民主聯軍卅八軍全體將士，決與人民解放軍一道，為解放西北與實現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按蔣介石為排除異己，一年前即要趙將軍出洋，到美國去，趙將軍在其親密友人杜斌丞先生等被蔣介石特務機關加以拘捕或加殺害時，脫離特務監視，間關遠道前來解放區，實為令人興奮之消息。

洪趙上舍等十七村群眾
熱烈慰勞洪趙大隊

（新華社呂梁五日電）我洪洞游擊大隊於六月九日與十九日，在熱堡、上舍兩次擊退閻匪搶糧之敵，共斃傷敵廿九名，擊潰三個排。保護群眾勝利完成夏收，該部並於夏收期間，利用戰鬥間隙，幫助群眾收割，共五百餘個工，當地群眾深為感激，六月廿四日，洪趙邊區上舍等十七個村莊群眾，拾送豬肉、青菜、燒酒、香煙等熱烈勞軍，萬安鎮秧歌班並演戲祝賀。在勞軍會上，傅大隊長、梁政委除向群眾致謝外，並號召軍民組織起來，實行護秋鬥爭，各村實行聯防自衛，站崗放哨，不讓敵人搶走糧食。（霍光）

短評
搶種補種秋田

據保德縣府六月底的檢查，全縣搶種土地三分之一未捉苗，出苗最好的二區棗林溝，將近四分之三的苗子保不住。這是嚴重的情況，這個情況不會只是保德一地。同時，許多村莊遭受雹災的消息更不斷傳來，因此，在這些村莊，如何加強對搶種補種秋田的領導與組織，應為當前最迫切的第一重要任務。

時間是緊迫的。目前正是搶種小日月莊稼的最後階段，從現在到中伏的二十多天內，邊區多數地方，還是可以種蕎麥、秋菜等農作物的，小糜子在氣候較暖的地區，現在也還可以種上穀。總之，發動群眾搶種補種改種，趕種回得，挽救災荒給我們的損失，這是一個最後的機會，要是做不好，今年就不能在農業上找到什麼頭補。在進行這個工作中，首先就是抓住困難較多的貧苦群眾，耕畜、土地、種籽困難，必須認真幫助其解決，上級幹部應按期檢查，並嚴格糾正幹部自私自利與歧視貧僱農的錯誤，糾正假借貧僱農名義而不給貧僱農解決困難，把籽種等物資落入幹部及富裕者手中的現象。

方山欒家塔

地主故意荒了的土地 先分給貧僱農種

（方山訊）欒家塔村地主為頑抗土地改革（還些地主已被群衆扣起）故意荒蕪土地，有的地苗子不小，尚未鋤鋤，有些地根本沒種。工作團即提交貧僱農小組討論：地主荒蕪之土地應如何處理了會上有的說：「地是農民的，不准他們荒」，「他們不種咱種」；有的說：「咱先鋤的鋤，種的種，種鋤完後，再說分地。不然地一下分不合適，荒了可是大問題。」會上當決定根據這些正確的意見處理。僱農馬根保、貧農郭増條都自動報名去鋤地。馬根保說：「我雖是長工，寧願明天去鋤地，也不顧工錢去，這些問題咱不處理，誰處理咧？」會後二十餘貧僱農在兩天內（只上午時間）就將二十二畝荒田（穀八畝、高粱六畝、瓜山藥八畝）全部鋤出。鋤地過程中，並將地主未種之土地分配，進行了醞釀，即將分給貧僱農耕種。（張有宗、白光）

忻九區某村檢查搶種

進一步解決貧苦群衆困難

（新華社雁門五日電）忻九區某村於六月二十四日檢查雨後搶種工作，發現由於領導上沒有深入農戶調查，致使雖有部隊勞動力幫助，但該村二十二戶貧苦群衆和抗烈屬仍有不少地未下種，一般人家亦只下種四分之三，貧苦抗屬張馨全的四十多垧坡地，只種了一半。貧苦農民姚根滿也只種了耕地一半左右。加上鬧頭搶走一部份種籽口糧，貧苦農民和抗烈屬的困難更增加了。該區領導上已決定發放六大石貸糧及四大石優抗糧，解決貧苦群衆的種籽口糧問題，並深入群衆訪問，對無法耕種的貧苦農民抗烈屬土地，將地主富農及已下種完畢之中農的牲口調給他們代耕。至於中農牲畜則供給草料，保證貧苦人家土地全部下種。（良紅、金鐸）

聲明一則

編輯同志：

六月一日報載「神五支隊生產人員違法出租地剝削群衆」報導一則，我們看了以後，深刻的作了自我檢討：感到我們全心全意的為群衆人民服務的精神是很差的，同時對政府法令號召執行不夠堅決，故我們立即通過區村幹部，召集啜草溝、魏溝兩村群衆討論此事，宣佈將全部青苗地無代價分給貧苦群衆，以前貸出之口糧（莜麥）秋後仍歸還莜麥，並向大家道歉。不過，對此事的經過，我們尚有些必要聲明：

（一）我們去年在神池開的大批荒地，如東湖二百餘垧，神池城窩舖溝附近開的荒地，及虎北村沒收貪污幹部楊某的十垧好地等，已全部分給了貧苦群衆，只有啜草溝、魏溝的荒地沒分。據我們調查，這些村的老百姓都很貧苦，因沒啜種籽，自己的地都無力耕種，如果我們將這些地分給群衆也是個荒。一般群衆對就得一兩多元錢，貧苦群衆買不起，他們因此要求同我們夥種。此次召集開會時，魏溝傅六就說：「我們因沒種籽，自己的地也荒下了，你們再把那地分給我們，沒籽子怎種呀！」該村村長指導員都是那樣談的。當然，應當把籽種無代價的貸給貧苦群衆，這樣才是真正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因此，這次我們把青苗地全部分給群衆。

（二）當初我們對此事處理動機的確非出於剝削群衆，而係群衆主動的自願的積極向我們要求。為了種那地，啜草溝和魏溝的群衆爭得很利害。原因是都想種我們的地，因為我們借種籽，又貸糧，老百姓祇出勞力，秋後不除種籽對半分，老百姓都感到很有利。如啜子溝吳成銀說：「都我們可不能說成你們是剝削的。我們是為了有利，才自己找來開你們分這地種，才爭得向魏溝的分這地種。」魏溝的老鄉說：「我們今年春天準備變牛工的，打短的，聽到你們借籽子種地，我們就不出去受苦，牛工也不變了」。有些老鄉自己送上糞的地都不種了，想種我們這地。當我們宣佈：全部青苗地無代價的分給老鄉，有些老鄉還說：「那可不能，我們有這一半利就夠大了，怎能要你們這一半，那不是變「訛」除伍十了」。

（三）報載：「王政委叫多租給啜草溝些，因為他們去年幫忙了」。此話不合事實，王政委未這樣說過。（編者按：該稿的揭鳴樂同志，對這一點應加檢討，對該報告稿一點一滴均應實事求是，確實負責。同時希望對此案明其他各點，亦應加研究，並來信說明。）

（四）借口糧亦是群衆幾次要求，原來我們莜麥已賣給五分區貿易公司，因魏溝二道四群衆沒吃的，再三來留守處商談，才借給的，而並非我們主動為加重剝削，借給老鄉的。（編者按：據六月一日楊鳴果的報導內稱：一……貸給魏家吃糧，加重剝削，如莜麥一斗折價白洋七毛，秋收按價收胡麻，一個來回，等於一斗莜麥換得一斗胡麻，得利一倍」，此點，望明中應具詳說明。）

以上都係確實的實際情形。此致

敬禮！

×旅一團留守處

六月卅日

臨縣李家條等村

解決口粮中歧視貧農

（臨縣訊）李家條等村解決夏季生產口糧中，幹部把貧農白茨元等當作二流子，不願借給糧食。白茨元四十餘歲，種三十餘畝地，平均每天能得給人家打一天忙工，賺錢買米，還睡早起」，勞動很好。去年死了十幾歲的一個兒，老兩口剩激很大，但老婆仍給人家做針綫，現賺現吃。這次解決口糧時，即有一部份幹部，說他「過口子不節省，多借多吃」，「擺些大扶不起來」，「不頂事」，後經解釋才借給他二斗口糧。現工三十餘年的貧農高抓珠，因過去生活不了，偷過一條啞（後已賠償改過），也不借給，後經解釋才借給。其他村也有這類事實發生，應引起各地注意。（王夫英）

方山欒家塔

向化形地主等

追回竊取果實

（方山訊）欒家塔地主薛典芳裝窮，幹部將他錯劃為中農，去冬得了小米九升；富農劉英俊（自然村書記）也錯劃為中農，得了小米九升；破產地主楊紹光竟當了農會幹事，竊取了鬥爭果實六斗多；農會秘書王想榮（原是貧農，現在上昇為富裕中農，地主狗腿）也竊取一石多。經群衆醞釀後，共清理出一石五斗三升，經過貧僱農小組的討論，分配給十八戶貧僱農，以應當前口糧之急需。該村並將地主之十四畝夏田，亦分給十一戶最困難的貧苦農民。僱農馬根保夫妻兩口，過去一畝地也沒有，現已分得一畝。群衆說：「過去分是分給人家有辦法的人，咱還能分得了？現在真正是民主了。」（張有宗、白光）

靜樂鬧林溝

要出地主舊欠公糧

一部供給前綫軍隊一部分給貧苦羣衆

（靜樂訊）鬧林溝村群衆在我某部過境時，積極向地主要糧欠公糧給部隊吃，他們在會上（工作團同志參加）說：「過去地主欠公糧（按四家地主就欠三千多斤），盡是幹部包庇，為什麼窮人就短不下？」「地主欠的現在要堅決追出。」事先村幹部正發愁「地主應公糧的人跑了，要不下。」但會議後第二天，依靠群衆的力量，地主欠的公糧全部要清。地主李丑牛的母親，過去裝窮，不給公糧，此次要出麥子一石，另外向四戶地主及封建富農要出租銀廿五石九斗、細糧十六石五（小米、麥子、莜麥）。平素假窮作怪，拿上升子到貧農李存拴家借米的李滿群被要出的糧食內，向有抗戰前就藏放起銀已發霉快不能吃的一大簍麥子（一石八）。此次除要出地主所欠公糧支援前線外，向該一部份，現正醞釀討論分配給貧苦農民，解決目前生產的口糧。（雲山）

簡訊

神府縣級機關留守人員，抽出二十六人繼續幫助賀家川、孟家溝駐村群衆乾種補種，七月一日，即下種小月糜穀二十八垧。（賈懷敏）

保德義林溝群衆

查出「移民戶」地主

武德明被送回原籍交群衆清算

（保德訊）岢嵐李家溝地主武德明，以「移民戶」面目，潛藏二區義林溝多年，這次在農會審查階級成份中被清查出來，並立即送回原地交群衆清算。按武德明的父親是鬥惡霸地主，擁有三百多垧地。抗戰開始，他本人參加我軍六大隊搞事務工作，因貪污違法被上級發覺，畏罪潛逃至義林溝（附近有其親友家）居住，和二區當時抗屬主任武占勝（後因思想落後退職）拉上關係，經武占勝推薦擔任了二區文化助理員，工作中依然浪蕩腐化，領導上又把他撤了職。但在這一時期，他以私情拉攏相好，和不少區幹部結了拜識。四一年秋區上協生產時，區長陳月湖（也是他的拜識）竟又提升他當了公營油房經理（在五樓溝），結果半年功夫，油房給他踢蹋乾淨，幾乎賠了本。在此時期，他並和同院閻五智家的兒媳通姦（此女是義林溝大地主閻寬的妹子），後經他挑撥與原夫離了婚，而和他結了婚，從此他便和閻寬建立親密關係。閻寬為了掩護他的財產，抽回佃戶的租地，假裝資給武德明十六垧半好地和一所院子，武德明也就成為閻寬的狗腿。但幹部一直還把他當作「移民」看待，有些地方還照顧他，使他也分得鬥爭果實。最近該村在貧僱農大會上研究階級成份時，群衆審查外來戶，於是才揭開了這段隱秘多年的歷史。大家把他的偽目揭清後，就召開群衆大會，把他的土地財產都沒收，分配給群衆，並送回岢嵐給當地群衆清算。與此同時，還清查出五寨撈家坡地主張五四子，也隱藏在雲林溝，這次也一併發起身，現該村群衆正討論分配果實中。（郭文越）

臨縣泊泊村群衆

向殺人犯索還血債

（臨縣訊）臨縣泊泊村前「治村」村長，殺人惡霸李俊福，在閻匪統治時期，曾偷口應志學給我方岢嵐情報，將他殺死，並殺死我民兵小隊長李恩德，抓捕壯丁，私索財物，群衆無不恨之入骨。李逆於我軍解放臨縣時被俘，政府於最近將李逆交與群衆處理，該村二百餘群衆於六月九日舉行公審大會，會上群衆紛紛控訴李逆罪行，最後一致決定將李逆處死，該逆當衆伏法。（王榮）

岢嵐境內

十一個村莊遭受雹災

解決蕎麥糜子籽種困難發動改種

（岢嵐訊）本縣上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三天內，接連下了三次冰雹，全縣有十一個自然村受災，共打壞田苗二千三百六十五垧（梨區有兩個村未統計在內）。三區上村和梁之坪是二十五日打的，兩村損壞田苗六百六十五垧，據估計，收成將減低一半；其中有四十一垧半必須改種，現已從村中農會糧內抽出二石零一斗八升，貸給沒種籽的貧苦群衆改種，另外又向地主調劑出三犋半牛，解決了七戶貧苦農民的牛工困難。四區楊井和石□坪，是二十六日打的，損失詳情尚未報縣。二區小牛溝、石梯梁、黃虎梁、第二溝、第三溝、第四溝、柳林會等七個自然村，是二十七日打的，田苗毀壞一千七百來垧，冰雹持續約半點鐘，大如山杏、胡桃，同時山洪暴發，第二溝程二拴有四十來斤的一隻小豬被水推走，一個窯上牛一條被水推走五里多才撈出來。現除呈報專署外，已積極發動群衆輸糧，並從農會、鬥爭果實、貸款中設法解決貧苦群衆籽種困難，已解決蕎麥籽四石、小青糜子二石，一般群衆則發動調劑互濟解決中。（徐宇平、王漢章、衛國武）

偏關珍珠莊窩

解決群衆口粮困難中

陳二巨地主面目被揭破

（偏關訊）二區珍珠莊窩原訂為「中農」成份的陳二巨，經群衆研究後翻案，揭開其地主面目。陳某現尚有土地五十多垧，僱長工耕種三十來垧，其餘出租；本人不勞動，販賣私貨，進行投機生意，在政治上欺騙群衆，是村裏唯一的罪霸。但多年來，幹部錯把他劃成「中農」成份，並選當了村代表，在徵公糧中，把糧佔給群衆定徵，加重貧苦群衆負擔，而他自己私自動用公糧，做投機資本。某次會糧四口他收公糧，迫貧農窩四把糧租交出，他拿去做買賣。內瞎價買回一部生病的羊子，要群衆的傳染，但他不顧群衆是否，仍將病羊趕回村中，結果，他本少的羊，被傳染死掉。群衆憤恨不過，讓他賠出了廿隻，並撤了他村代表的職位。在去年糾正侵犯中農利益時，部（沒窮得瑩是那裏的幹部——編者）認為他是中農，進行了「糾正」。但陳某說「計多喝」，只向兩戶富農要同一隻羊，並賣給貧苦群衆，說「就當我送了你們吧」，其九隻，和他來。往去冬區公所移居該村，把他當成一家人，待多元白洋，今春上轉讓買了代替，從中剝削，一並賺取去百却以七斗糧。今春區上讓他九十布，每匹以四斗米作價，他二十七石多小米。最近在解決及季生產中的困難時，了償衆由群衆揭破其地主的原來面目，群衆當向陳某要出十四石銀食，分給缺乏口糧的貧苦群衆。（李哲良、張鼎舜）

（編者按：地主陳二巨，在進行土地改革時，應交由群衆澈底清算；其土地應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耕種。）

冀察熱遼我軍夏季攻勢
收復十六城鎮殲敵九千
解放人民三百萬控制鐵路六百六十里

（新華社冀察熱遼六日電）冀察熱遼人民解放軍夏季攻勢以來，戰績輝煌。據不完全統計，先後收復熱河之圍場、寧城、建平、赤峯、豐寧、凌源、朝陽、北票及葉柏壽，冀東之撫寧、遵化、興安、薊縣、平谷、三河、天義等重要城鎮及其他據點，解放人民三百餘萬。現獨（石口）赤（峯）全綫三百六十餘里及錦（州）承（德）路中段三百餘里，已全爲解放軍控制。在攻勢中，共斃傷蔣僞匪三千五百餘名，俘五千四百三十三名，繳獲各種礮三十門、輕重機槍二百餘挺、長短槍六千五百四十支、子彈一百二十餘萬發，汽車十七輛，騾馬一千二百餘匹及其他軍用品甚多。

（新華社晉察冀六日電）晉察冀人民解放軍野戰司令部頃發表六月二十六日及二十八日保（定）北戰役補充公報稱：三天作戰中，我軍共殲滅蔣軍九十四軍一二一師之三六二團與十六軍一零九師之三二五團兩個美械團全部，一二一師三六三團兩個連及其機砲營大部，另僞保安三師劉化南部一個營，斃傷蔣軍團長以下二千八百十七人，生俘三六二團團長張劍秋以下四千四百六十八人，總計斃傷俘蔣僞軍七千二百八十五名，繳各種美式砲六十七門，輕重機槍二百三十挺，步馬槍二千八百餘支，子彈四十七萬五千餘發，卡車三輛，吉普車一輛，其他軍用品一部。

濰縣城東北
我軍全殲敵兩個連
博山境內我擊落蔣機一架

（新華社山東六日電）濰東解放軍某部，六月卅日夜襲擊濰縣城東北二十里堡及平旺蔣軍據點，激戰至翌晨五時，全殲蔣第八軍獨立旅兩個連。同夜，該部又襲入濰縣蔣軍飛機場，炸燬跑道三段。盤踞（濰）北壩寺之蔣第八軍獨立三團范紀興部，在我軍威脅下，倉惶逃竄，該地當爲我收復。又蔣第八軍一部配合昌邑僞保安隊共千餘人，於上月二十八日竄入濰（縣）南徐家莊、王家莊一帶搶掠，當被擊退，斃傷其百餘人。

（新華社山東六日電）膠東人民解放軍某部於一日晨在即墨鰲山附近，擊退由青島出犯之蔣軍五四軍及警二、三旅大部，斃俘蔣軍一百二十餘人。又我即（墨）東武工隊，於上月廿一日擊潰由即墨四社出動搶糧之蔣僞千餘人，斃傷其營連長以下五十餘。

（新華社山東六日電）（遲到消息）魯東人民解放軍某部於上月二十九日擊落美造P五一型蔣軍戰鬥機一架，該機落於博山縣黑虎山河灘上，機身全毀，駕駛員倪祖元等無謂犧牲，屍體已予掩埋。

落吉綫上
我擊潰進犯敵

（新華社遼東六日電）盤踞（瀋）吉（林）綫南段清原與營盤間的黑石木蔣軍新六軍二零七師一部約千餘人，三日拂曉向清原西南之四道河子進犯，遭民主聯軍打擊潰，俘四百餘名。

（新華社東北六日電）遼東民主聯軍繼續肅清新收復區之蔣僞殘餘，連日繳獲百及攜械投誠者共四百餘人。日前，非河境內之蔣僞殘匪被我捕獲八十餘名後，其首領曲大田親率人槍四十餘人，向民主政府投誠。岫岩縣境之「大團」（蔣匪地方武裝組織）二百餘人，上月二十九日亦攜械向我投誠。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據中央社及津大公報透露：自民主聯軍展開強大反攻以來，東北蔣佔區經濟情況日趨惡化。由於許多重要煤源及礦廠（指西安煤礦等）之落入解放區人民手中，尙未解放區之煤礦亦已陷於癱瘓狀態，著名之撫順煤礦因工人多爲蔣軍強徵構築防禦工事，生產已停頓。鞍山因受人民解放軍威脅，官僚資本之鞍山鐵公司事實上亦已停工。

製造業產量逐漸縮減
美國經濟已呈衰落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據塔斯社紐約電：若干美國商界人士與獨立經濟學家，認爲美國經濟已呈衰落。官方關於生產的統計，顯示兩月來製造業產量的逐漸減縮。據聯邦儲備局報告：較重製造業生產，五月份在呈衰落。該局所製訂的工業生產指數，已自三月的一九零降至五月的一八六。在輕工業中，五月棉花消費量較去年十一月的最高數字少百分之十，羊毛消費量降得更低，反映着生產的跌落。就業指數亦自三月的一五四點七降至五月的一五二點二。與此同時，資本主義世界又發生了美元危機，這一危機必然會嚴重打擊美國的出口貿易，加速美國經濟危機的到來。例如美國新聞週刊最近曾稱：「美國目前的景氣，主要是由於巨大的輸出而得繼續，而此輸出之大部份，是由美國的捐稅者以貸款、信用貸款的形式來償付的，這種景氣已成了空心的，它繼續得越久，昇得越高，那將跌得越重。」金融雜誌亦稱：「如果維持美國經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輸出，恰在人民購買力更爲低落的時候縮小了，那麼國家將遭遇極嚴重的危機。」

蘇北淮海子弟兵
五天殲敵七百三十

（新華社華中五日電）蘇北淮海區子弟兵在保衛戰鬥中，英勇勝利，僅沭東海、泗陽、沭陽、兩淮六月頭五天統計，即殲敵廿八師一五五團營長金秀山以下七百卅餘名，收復蔣僞據點六處、鄉政權二十處，粉碎了蔣記江蘇第八行政區專員吳迸肥文部署的搶麥陰謀。

蘇北喜雨

（新華社華中六日電）蘇北雖早區，一週來連降三次大雨，水田稻苗已一片碧綠，平原地帶玉蜀黍高粱高長至尺許，農民莫不喜形於色。

隴海東段
爆發反蔣暴政大遊行

（新華社華中六日電）上月中，隴海路東段爆發兩千餘羣衆與工人之反蔣爭步示威大遊行。近倚青紗帳起，宿遷北隴海路兩側蔣政權人員，因懼人民游擊隊之襲擊，而每逢深宵驚山，恐懼萬分，彼等乃嚴令各鄉拔除鐵路公路兩側五里路內的高粱、玉蜀黍等高稈農作物，違者以通「共匪」論罪。此令甫下，羣情大憤，瓦窯、砲車兩地居民與路工二千餘人，乃於六月十日遊行示威，向砲車之蔣記邳縣二區區公所請願，羣衆代表說：「拔掉秫秫（即高粱）就要餓死，我們寧死不拔。」蔣記區長懾於羣衆威力，被迫答應：「這是上級命令，大家不願意拔，就不拔算了」。反蔣鬥爭遂獲勝利結束。

趙壽山將軍通電全國各界
反對蔣賊賣國獨裁內戰

（新華社晉冀魯豫六日電）前國民黨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趙壽山將軍致全國各界通電，原文如下：

慨自日本投降以來，全國人民莫不渴望和平民主，中共領袖毛澤東先生曾以此赴渝會談於先，各黨派又以此集渝協商於後。迨自政協決議、三大協定公佈之日，全民騰躍，舉世歡迎，而壽山以殘廢餘生，尤感奮發。蓋世人皆知，唯和平乃能建設，唯民主乃能統一，亦唯和平民主乃能使中國成爲獨立自由幸福之國家，順之者成，逆之者敗，鐵則所示，不容或爽。詎料蔣介石野心獨裁，悉意內戰，其始也，以政治談判、軍事調處爲掩護，爭取內戰之時間，其繼也，以認賊作父，出賣權益，取得美帝國主義之支援，其終也，和談之帷幕仍滯，簽字之墨猶未乾，而內戰之餘火（缺四字）爆發矣。彼竟爲維護一己之獨裁統治，不惜甘爲美帝，自相殘殺，忍將無限人力，不用於生產而用於內戰，無限財力，不投之建設而投之砲火，坐使國家造成空前嚴重危機，民族陷於萬劫不復之境，而不顧是非，喪心病狂，其何倒行逆施至於此極耶？意者，蔣介石初或昧於中共力量之強大，叫於中共情勢之發展，認爲八路軍不堪一擊，美蘇戰爭迫即來臨，故必待戰場一較身手，不打出仗，及美蘇戰爭竟得避免之後，方可回心轉意，步入正和平民主之途。乃內戰進行僅將一年，被殲之旅亦以百數，而彼猶頑強不悟，毫無悔禍之意。觀於最近蔣管區之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工商破產，以及公敎人員與人民大衆之全不聊生，觀於最近蔣管區之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市民搶米，民變蠢起，以及蔣特之逮捕監禁屠殺種種手段之全見無效，當可知彼窮兵黷武內戰之大獨裁者，刻已處於四面楚歌危機四伏之中，姑無論其尙能作若何掙扎，但覆亡命運已定，且爲期不遠，此則可斷言者。壽山效命行間三十餘載，抗戰勝利後，原想偏處獨得和平民主，即擬出國修養，以享餘年，盛世太平之民，老死鄉下。況今蔣賊所求，清沐山主義，然來係故，區今雖老，中共，國民黨何實亦有不得不爾之苦衷，且爲今父老，豈能獨淡然無動於衷乎？余豈能不將胡鐵蹄下，度其奴隸牛馬生活，十餘年於茲矣，比以戰禍，益使水深火熱，解放桑梓，義不容辭。第三，余之長官楊虎城將軍，艱辛革命，卓著美績，祗以「雙十二」兵諫，禁錮十載，至今生死不明，其部屬又遭壓迫分化，至今所餘無幾，余之摯友如杜斌丞、王菊人、許權中、李敷仁等，年來被拘捕殺害者，亦不下數十人，被害家屬，或竟全館，凡此種種，無論爲公爲私，均不容緩。此國仇家恨，雖之日，實任，遠涉重洋，故自受命出國以來，爲時一年，始行以此。敬揭蔣賊，余決以繼續行動，今後方針：（一）反對蔣介石政府之賣國獨裁內戰，（二）協迅速召集各民主黨派之聯合政府，組織全國一致者合商恢復政路線，（三）實行孫中山先生遺教，倒用的革命主張。以上數事，余決當努力以赴，目標確信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此目標決可達到。知我罪我，在所不計，區區此心，敢請公鑒。

資本主義世界
金元危機排山倒海而來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遲到）路透社倫敦廿八日電：華盛頓方面昨晚所發表的關於五月份美國貿易之指揷欲墜的官方統計數字，今日此間認爲是證實了那籠罩在巴黎會議上的世界性美元危機，現在是正像排山倒海似的來了。世界與美國之間貿易帳目中，已有從巨大的鴻溝，在每一次連續的官方數字中，現特愈益擴大，而在現在，即已還超過過去官方最悲觀的預期。自然，與這鴻溝同時產生的現象，乃是全世界黃金與美元儲備之可驚的枯竭，過去廿四小時內，從不僅歐洲各國方面（它們在儲備上所週知的殘餘的），而且甚至素稱「強中之強」的加拿大與阿根廷方面來的報導之非常的後果中，均取證明。去年亦在強中之列的瑞典，今在數個月前已每況愈下，即在五月份物資出超方面，美國的一百億元額，……比較紀錄上已達五十億元，服務……（殘）三十億美元，見全世界已欠美國一百億元之十億元……四十億美元，黃金與美元……由於美元每年約……

十億的空前巨額之比率流入美國，已瀕告枯竭。全國商會（相當於全國總工會的聯合機關）昨日報導：四國對外經濟政策之研究本年四月止，美國對外援助及其他財力，已全部用光，現在幾乎已剩下來的錢，所不足的，世界各國然已瀕臨枯竭，只有金鑄爲小一部份，但能很好地以美元購買在美國的貨物大大增加其購買力……加拿大等國昨日以「美元……」之「……」，財政部長及內閣……國際經濟……世界……其他國家……從而……

蘇各地工業生產
超過半年生產計劃

（綜合報導）據蘇聯各工廠及全部工業六月份的報告，蘇聯上半年的工業生產已有新成就。莫斯科、明斯克、里加、基輔及其他大工業中心的工廠與作坊所生產之貨物，都超過了六個月生產計劃。莫斯科在六月中旬，已有五百家工廠完成六月份計劃。列寧格勒在六月中旬也有五百五十家工廠完成半年計劃，六月下旬，已有一百二十餘家工廠完成七個月的生產計劃，其中有些工廠甚至完成八個月的生產計劃。雖做工業、北烏拉爾的國工、喬治亞與亞塞拜疆的輕工業、高加索工廠，均已先期完成了六個月生產計劃。高加索工業紡織品的生產，較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塔斯社訊）俄羅斯及烏克蘭兩最高蘇維埃會議所通過的一九四七年度預算，最大部份均用於發展社會與文化事業。俄羅斯預算中歲出爲四六一億零五百萬零二千盧布，其中三一七億用於這一方面。烏克蘭歲出爲一四八億三九九萬九千盧布，其中三分之二亦將用於滿足人民的社會與文化的需要。

副刊

閉上你的眼睛吧，戰友！

——悼通訊員賈有成同志

卿實

四月四日夜裏，在同志們向敵人的圍殲擊中，你在廊坊縣的村野負了重傷，抬到衛生所，我總想你不會犧牲吧，但當戰鬥結束，我隨各營幹部去看傷員時，偏偏不見了你，當我知道你犧牲的消息時，我心上是如何的悲痛，惋惜！

會記得朔縣戰鬥中，我負傷後，在擔架上我餓着了，醒來時，你但緊緊的握着我的臂膀，怕我滾下擔架，到了醫院，我不能動，屎呀，尿呀，你是如何親切的招護啊，有時，我還無道理的訓你，但是當我後悔了，給你解釋，道歉時，你又反過來安慰我……。

記得我當通訊員時，對教導員處理的一件事情不滿，逼得你去按我的意思傳達，但是你在執行這個命令當中，你卻講求了方式，改變了我那些話句，後來我檢查時，你的答覆是：「如果照你說，那不是又鬧整扭了」你這樣對上級的愛戴，當時是怎樣的感動了我啊！

晉北戰役開始，你當通訊員，咱們並肩作戰，誰也沒離開過誰，在這較長的工作時間裏，我清楚的知道，你是如何的忠於自己的職務啊！

通訊連絡，各種戰鬥記號，你沒有記不得的時候，你經常又在自動的代我事務各排。

在連續戰鬥行軍中，你又不辭勞苦的代我檢查各排吃飯、休息，每到一宿營地你就我提議坐下後，總要問明如何放，意思是在催促我放警戒。

在進入新的戰鬥環境時，你自動的準備嚮導，在嚮導害怕時，你又能耐心的解釋。在我處理某一問題錯了時，戰士們有了反映，你又是如何親切地向我提出意見……你還有很多特長，但在我的情感激動之下寫不出來了，但是我將永遠不會忘記……

今天，敵人奪去了你的生命，革命隊伍中少了你這樣一個優秀戰士，我失掉了你這樣一個好黨員，一個好戰友……但請閉上你的眼睛吧，我將告訴你的父親，哥哥：你是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優秀的革命戰士。

由於革命的情感，不能不使我悲痛，但我清楚地痛是無濟於事的，今天追念你，將我的淚流在肚內，把悲痛變為仇恨，為你報仇，向敵人討還血債！

孫逆耀安的下場

王錫恩

五月二十二日，右玉縣五區東莊行政村所屬十個自然村的男女羣衆，在東莊村的一個大廣場上，公審勾結日寇、閻錫山，殺人、强姦，罪惡滔天的漢奸惡霸孫耀安。

孫逆耀安在四二年我軍退走，水頭住下偽警察後，即將他的大兒子鐵來喜送去當偽警，自己又痛他女人和偽警長李國祥勾結，當了東莊村的村警，於是他便依勢作惡起來。馬縣元的女人被他强行霸佔了，馬縣元忍無可忍，說了幾句，孫逆便跑到水頭告知李國祥，把馬妻拘到偽警所，硬給了馬幾個錢，被偽警察隊長「麥」了去。申效義的女人被孫逆及王二梅（偽青年隊長）勾姦，被申中撞見，吵鬧了幾句，申見事不妙，就把他的女人往岳父家中躲避一下，不料孫逆却叫兩個偽警把申的女人在路上攔住，帶到水頭，被偽警用皮鞋活活的踢死了。（申的女人那時已懷孕）。孫逆並以他的那個破鞋女人為釣餌，時常定計訛詐羣衆。一次，孫逆把李朗陽叫到他家去，說有事商談，自己便假裝有事到屋外，轉了一下，回來就把門關起來，拿了一把菜刀，說李協了他女人，結果編去了李朗陽一百八十元。後來，孫逆在偽警長的扶持下，當了東莊村的甲長，更加為非作歹，欺壓羣衆，全東莊村共一百五十四戶人，除地主惡霸外，未被他打過的，幾乎找不出來。

日寇投降後，孫逆的大兒鐵來喜跟着偽警長到岱岳，被閻軍收在四十五團裏當班長，孫逆沒有跑，東莊村羣衆向他算了一次賬，一致提出要將孫逆處死，可是當時領導該村羣衆的同志，再三給羣衆解釋：「應對他寬大。」羣衆見公家人說了話，就忍氣吞聲沒有打他，散了會。……鬥爭後不久，孫逆便跑到岱岳，加入孟祥（閻特）的武裝特務組織內，經常出來搶劫殺人，從此東莊村周圍幾十里內的老百姓就不能安生了。去年陰曆三月二十五日，孫逆帶領閻特來東莊村捉李成林（鬥爭孫逆的積極份子），沒有捉到，他便到裴家上將李的兒子李二元抓到陽坡溝，把二元扎了三刀子丟了（沒有死），同時並捉去我武工隊員一名，砍傷民兵一名，搶走毛驢、被子以及其他東西甚多。

去年陰曆四月二十五日，孫逆又到王老溝去抓李守安（也是鬥爭他的積極份子，當時在分區鮮邪處商店當伙伕），又來抓到，便將商店磕元室和張登一同志打死，並打傷一老鄉，打死一小孩，抓走羣衆三人，搶去羣衆的騾子，還有不少的衣物……

我軍解放岱岳時，孫逆和他的兒子都被活抓了，他還要撒謊，把羣衆，便偽裝投降，把他的兩個兒子都叫當了我軍，他回到東莊村說他是抗屬，要羣衆好好優待，並神氣十足的說：「我孫耀安現在和當甲長時代一樣，誰要惹着我，我就不客氣！」

村中有些羣衆和幹部見孫逆在新政權之下，還敢這樣為非作歹，便發動全村羣衆，在五月二十三那天，鬥了一個大會，公審這個漢奸閻特惡霸。

在公審大會上，羣衆……都爭先恐後的發言，一個還未講完，另一個便等着要說了。在羣衆的控訴孫逆當中，他們一面控訴，一面便問：「漢奸特務孫耀安，你說有還是沒有？」孫逆低頭答「有。」羣衆又喊：「孫耀安放高聲一點，不然，就對你不客氣了！」羣衆們控訴到最傷心處時，就自發的呼起口號：「打死人要償命！」「打倒惡霸，漢奸，特務孫耀安！」

羣衆們將孫逆的罪惡控訴後，便把孫的女人也拉在臺上要她講她如何定計陷害人。起初，孫逆女人還想不講，但在羣衆壓力之下，她終於一五一十的坦白了，並哀告說：「叔叔大爺們，饒我一死吧，從今後我再也不敢這樣了……」最後羣衆決定除將孫逆在敵偽時訛詐來的財產完全交給羣衆外，當羣衆憤怒之下，把孫逆推推拉拉，帶到村外處死了。

四輩子攬工的趙拴老漢

黃森實

趙拴的老家在呂黃坪，從他爺父起到他的兒子輩都攬工四輩子，到那裏攬工，家就搬到那裏，隨移流浪，像一窩隨風飄的沙蓬。

四輩子攬工沒能落下點家產，趙拴老漢常說：「一家子，每人兩肩抬的一張嘴，除此以外，要毬沒蛋。」

趙拴老漢經歷過光緒十八年的年饉，那年他才八歲，一家四口子在災荒年份靠父親攬工養活，吞糠嚥菜的掙扎這。

趙老漢回憶到他母親改嫁的悲慘情時，對地主階級充滿了憤恨的火焰：「一個地主叫二擱子和一個『人販子』勾結上，想在荒年中販賣人口，他常常挑撥我媽和我大不和，說『跟[illegible]你跟上你那窮男人總久得餓死』，女人家沒主見，就在光緒十九年四月的一天晚上，等我睡着後，撇下我改嫁了，給二擱子從中賺了一部份錢。那年我九歲了，前幾天就影影糊糊的聽大人們吵鬧這件事，常常看見我大和我娘娘整日愁眉不展，我心裏很害怕。這一天醒來不見我媽，心是很着慌，就問我娘娘：『我媽哩？』我娘娘和我大聽了一句話不說，就放聲大哭大叫，嚎啊！真慘！……」

他媽改嫁後，趙拴的娘娘扶養這個九歲的孫子，不幸他娘娘當年就去世了，趙拴成了個最苦命的娃娃，跟着他的父親，他父親到那裏攬工，就把他帶到那裏。他在這樣悲慘的生活中，嘗盡了人間一切辛酸，他回憶說：「我爹帶着我，受苦謀下點糧食，自己沒家沒灶，就和人家搭夥的合鍋吃飯，什麼難聽話也聽過，什麼人不受的氣也受過，自己貼上吃的好像很理短，人家吃獨咱吃和，吃喝在一邊，好離……」

從十幾上起，趙拴就給人家攬工，一直攬到六十歲上，二十一歲那年，老漢娶過老婆，仍是靠攬工過活，後來生下兒子，大子還是攬工，把祖孫四代攬工漢所經歷的苦難，集合起來，可以寫成一本很厚的「辛酸集」！但趙老漢把它歸納成兩句話：「地主好比大石頭，壓住我窮人翻不起來。」接着他又說：「烏雲散開露日頭，窮人[illegible]時候。」他的內心充滿了信心和喜悅，而他對於地主階級的深仇恨，也是從受患中得來的，他說了幾句耐人尋味的話：「自從政權建立以後，前幾年減租呀，增地呀，那些地主看來沒有從前厲害啦，對待咱受苦人表面上比從前也和氣啦，我覺得前幾年自己才嚐過一口飯，我受苦買下九垧地，我覺得新舊世事不一樣，但還說不到真正翻身。去年又給我分了二十一垧地，父子倆從此給自己種地，受的滿有心勁，四輩攬工漢，真想不到還能有今日。」

：「[illegible]門的了。」現在還有六畝水地，二十一畝山地，九眼窰，頭口還有半底，鍋面。

門板、被子與鍋

——蔣胡軍在蒲縣城暴行點滴——

劉明秀　黎耶

自去年十二月十九日蔣胡軍侵佔我蒲縣城後，在這短短的半年中，蒲縣城的人民即遭到蔣胡軍極殘酷的掠奪暴行。

匪徒們在城南北山井坡修築了一百多個碉堡，把城內及城周圍所有的門板、案板、席子都搶劫去蓋起了匪徒們的墳墓。四百餘戶的蒲縣城關，只剩下三十餘戶有幾塊殘缺不全的門板，西關一個關即損失門板一百八十七塊。

一個從河南逃來的難民李榮敏，全家四條被子即被搶去三條，現全家四口人只蓋着一條被子。抗屬靳老太太的門板、被子全被匪徒們搶去，這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從去冬到今春，就在那沒門的寒窰裏過着飢寒交迫的日子。

四關外鍋泰的六家人的做飯鍋也被匪徒們搶去，只剩下一個爛鍋，王老漢指着窰口鍋說：「我們六家人就用的這一口爛鍋，他家做了我家再做飯，唉！——」

蔣胡軍拆毀民房，強姦婦女那還事實，更是不勝枚舉了，當蒲縣城重獲解放，我們進城以後，人們都紛紛向我們控訴蔣胡軍的暴行，記得當蔣胡軍初來時，有些人們還認為「蔣介石總會比閻錫山好些吧。」但是現在呢，人們都眼淚滿眶，咬牙切齒的說：「蔣介石，閻錫山，殺害人民一樣樣。」

地主惡霸化形記

賣了土地販私貨，招來復員軍人照家產。

靜石峯子山地主陳錶，早原有二十一畝山地，四畝坪地，十四畝水地，（一畝水地能頂八畝山地）過去在礦口開過一千元白洋資本的大染房，事變後就裝窮，借口出不起公糧，賣了八畝水地，四畝坪地，賣得一千六百八十元白洋，轉入商業，表面上販磁碗、鐵洋，在礦口買下偏關腳到陝西賣，實際上是大販私貨，去年與般賈分了家，給他機招下個復員軍人，改名叫陳鼓來，招分去兩畝水地，十畝山地，讓人代耕，自己不斷彌，常到礦口喝酒，師枝早利用他來保護家產，村裏開會自己不去，讓他出頭，還讓他回村中鬧得說地不夠種了，要給他再調劑地，村幹部未解決，他就告到專署，專署不調查實際情況即寫回信來讓解決，又給了他五十斤糧，羣衆反映說，

佯裝死，假埋人，逃避負担

中陽三區劉家塬地主劉有關有一百多畝地，放高利貸和很多，三八年合理負担時，全村四十分，他弟兄二人就分[illegible]，他不願出，就和他哥哥商量，好以假死來避免負担，[illegible]……起來，在小神村他背的乾餅，住了幾天，家裏人準備，[illegible]淘米買棺材，一天晚上，偷偷的埋的回來，爬在那人[illegible]內作參題裏，看家裏人如何給他做衣裳，都哭，除了他哥哥外，都以為真死了，他，就跑到石樓，改了名字，跑到雙區開了個店，給村公所當了書記，從此他家的負担就再沒有要，他解放後回來又在三交擺攤子。

節約小辦法

一，剩下的硬草節，經過風吹日曬，牲口還能吃，每十斤草可節省一斤多，但要注意先喂硬草節，後喂篩出下的草。二，挖細草根，用水淺後可以餵給牲口的饅頭。三，用野菜喂豬。